

《品花宝鉴》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

黄海燕^①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 清代狎优之风盛行,《品花宝鉴》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其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可从爱美之心、惜才之意、知心之交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 《品花宝鉴》; 狎优心态; 爱美之心; 惜才之意; 知心之交

《品花宝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部描写狎优风气的长篇小说。作品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精神之恋为主线,描写了众文人名士与十大名旦的交往,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狎优现象。陈森游走于情欲与伦理的规范之间,假优伶为佳人,以狎客为才子,将二者之间写得情意缠绵。只可惜佳人非女,书中上演的乃是一幕幕假凤虚凰的好戏。正因为《品花宝鉴》以同性——文人与男旦之间的交往、相互欲望以及享乐生活为主题,使得历来的研究者多倾向于以同性恋的眼光来研究此书。然而检视全书对于同性关系的描写,只见情感者多,情欲者少,将之视为“同性恋的百科全书”而大加鞭笞,似嫌过份。本文尝试跳出几已达成共识的“男同性恋小说”的框架,单就文本内容所反映出的“文人狎优”现象进行分析,以探讨清代文人的狎优心态。

一 爱美之心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基本天性。《品花宝鉴》中一班风雅文士,虽个个熟读四书五经,深明礼教纲常。可当他们遇到貌比天仙的梨园名花,也不禁选择暂忘圣人之言,且餐倾城之色。史南湘《曲台花选》的编刻正说明了这些文人狎优的最基本心态——爱美。让我们看看《花选》中是如何描述这些名花的吧:“宝珠姓袁氏,字瑶卿……艳夺明霞,朗涵仙露,正使玉环失宠,杜女无华。”“惠芳姓苏氏,字媚香……秋水为神,琼花作骨……吴绛仙秀色可餐,赵合德寒泉浸玉,苏郎兼而有之。”“素兰姓陆氏,字香畹……善心为窈,骨逾沉水

之香;令德是嫔,色夺瑶林之月。”^{[1]5-7} 映入读者眼帘的除了美貌还是美貌,如斯之美,别说人间佳丽,就是天上仙娥也自愧不如。虽然《花选》中也提到这些名花擅长的其它技艺和擅演的折子戏目,但他们的美貌却依然是评选者一心要强加给读者的最强烈的感官刺激。优伶之美貌,《燕京杂记》亦有记曰:“京师优童,甲于天下……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2]127-128}

然而有一个事实无法忽视,即十大名旦虽貌若姣花,卸下装来却依旧是不折不扣的男儿身。名士们对男色的赏玩显然已触及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人所固守的伦理道德底线。对此,《品花宝鉴》是这样开脱的:“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又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么?”^{[1]150} 这段话意在表明当时名士狎优并不存在着生理欲望,而只要耳目之欲得贻。因此这些“相公”只是在提供美色供人赏玩,双方并无更进一步的性需求。当然,事实是否如此,可另当别论。但陈森这一牵强的辩解之词亦可反映出当时一部分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赏玩优伶的心态。如清初的优伶王紫稼,因其优雅的扮相、悦耳的唱腔、婆娑的舞姿,令文人学士们趋之若狂,故而有“妖艳绝世,举国若狂”之誉。时人对他的追捧,倒颇有类于我们现代的“追星”了。

《品花宝鉴》中被陈森当作“情之正者”之典范来描写的两对亲密伴侣——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和苏蕙芳,他们之间的情感也离不开对彼此美貌的迷恋。刚开始对《曲台花选》半信半疑,甚至对那

① 收稿日期: 2008-08-28

作者简介: 黄海燕,女,广西南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6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些被小旦迷得神魂颠倒的人感到不可理喻的翩翩佳公子梅子玉,见到了男旦杜琴言那“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的惊人美貌便从此梦萦魂牵;^{[1]15}而拥有状元之才的田春航,遇着苏蕙芳一心相许,不免也说出:“我是重色而轻艺,于戏文全不讲究,角色高低,也不懂得,惟取其有姿色者,视为至宝。”^{[1]182}这般肤浅之语。由斯可见,文人狎优不在于肉体欲望的满足,不在于追求新奇刺激的性关系,而纯粹在“爱美”这个层面上,表现出较为宽阔的接受程度。正如作者在第五回所说:“所以天下的至宝,惟有美色为第一,如果真美色,天下人没有不爱的。”^{[1]70}这个“美色”,不分男女,的确是当时文人的狎优心态下的最好脚注。此等风气,我们亦可从清中期名士梁绍壬的一首诗中得到印证:“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婉转歌喉裛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3]322}

二 惜才之意

《曲台花选》在介绍每一位名伶时,除了标榜他们的美貌之外,还指出各人擅长的文化技艺,如:“宝珠姓袁氏……善丹青,娴吟咏。”“素兰姓陆氏……工书法,虽片纸尺绢,士大夫争宝之如拱壁。”“玉林姓李氏……娴吟咏,工丝竹、围棋、马吊皆精绝一时。”^{[1]5-8}如此看来,名伶们除了演戏之外,或多或少都有一、二项足供赞赏的技艺;且按书中的记载,为了应付名士们大量饮酒酬唱、行令赋诗的场合,名伶们基本人人具备吟诗填词的技能。

《品花宝鉴》中名伶们最著名的才艺表演,出现在第31回。由华公子作东,邀请一班平时往来的名士与《曲台花选》上的名花群集在他的园邸中赏月。酒足饭饱之后,华公子向众花们说道:“我知你们于戏曲之外,各有一长,或是诗词,或是书画,或是丝竹等技。今日与前次俱以戏酒耽搁,不能使你们一试所长。此刻尚早,会诗的,不妨吟几句;会画的,不妨画几笔,不必谦让。”^{[1]428}随后徐子云及刘文泽马上分派:“媚香是长于诗的,瑶卿是长于丹青的,静芳是长于舞剑的,香畹是长于书法的,佩仙是长于填词的,蕊香是长于猜谜诙谐的,瘦香是长于品箫的,小梅是长于吹笙的。可惜玉侬又病了,他倒会一套《平沙落雁》。”^{[1]428}这一场“竞才汇演”让在座的名士个个赞不绝口。不论诗词书画,每一个名伶都有自己独到的工夫;即在美貌之余,他们另有一番引人注目的才华,使得这些风雅之士乐意和他们交往,文人雅集上随处可见名花们周旋其中的曼妙身姿。这些文士在心态上,是把伶人当朋友来看待的,尤其当

伶人艺高品雅、工书善画,更是被视同文士一般。因为,这样的伶人基本上已拥有了接近文士群体的“象征符号”。在相同符号的确认过程中,伶人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升。

中国文人所神往的情感模式莫过于像宋代的赵明诚与李清照这般情投意合、相互唱和的夫妻关系。他们感情基础的建立除了爱慕之情外,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的才学,使得赵明诚在治学仕宦间有个相互欣赏的对象。从古至今,在文人的情感世界中,肉体与感性的经验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内在的需求。唯有德才兼备、举止谈吐皆有文人风味的女子,才能成为名士的终生爱侣。男旦们的优点如同徐子云所言:“面有女容、身无女体。”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姣俏柔媚的外表下,个个有文士之才。外有女貌,内具士才,虽然表现出个人本质上强烈的拼贴意识,但是这种性别倒错的情爱关系带给名士的欢愉,却丝毫不逊于从闺阁女子处所得到的蜜意柔情。伶人们这种性别越界现象,看似荒唐,却使文人狎优在爱美与惜才的心态中间取得了一个最完美的平衡。

三 知心之交

对伶人们而言,美貌与才华只是他们引人注目的必要条件,但光有美貌与才华,却不足以使文士们与其倾心相交。红颜畏老,青春易逝,一旦这些名花韶华远去,或是又出现更富才艺的伶人,到时《曲台花选》还会有这些名花的一席之地?而诸名花还有没有机会陪侍在名士的身旁?“吃青春饭”的旦角表演有年龄的限制,即便是最终脱离了优伶生涯,伶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会高于从良的娼妓。况且与他们交往的名士多半是逢场作戏,回到家中仍须安顿妻子。面对这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伶人们是何等心态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我们却从书中看见这些名花在自己身份上的认同与安份。他们清醒的意识到:美貌与才华只能帮他们吸引他人的目光,唯有挚诚知心,才能让这些名士愿意付出真心与他们交游。正因这些名花清楚地知道个人的社会份量,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才会竭尽所能地以真心诚意来取悦这些名士。

前面提到的《品花宝鉴》中的两对伴侣梅子玉和杜琴言、田春航和苏蕙芳,他们之所以能长相厮守,彼此心灵相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田春航原本是个赴京赶考的秀才,却因为沉溺男色而行囊荡尽,生活窘迫,连听戏的钱都没有。在一次与苏蕙芳的巧遇中为苏的美貌所吸引,便死心塌地、挖空心思地去接近他。苏蕙芳得知他的遭遇后,主动邀见

田春航。二人会面,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话,田春航接着便说:“茶烟琴韵,风雨鸡鸣,思我故人,寸心千里,若非素心晨夕,何以言欢?而萧寺羁愁,残灯寂寞,又安得有二三知己共耐凄凉?惟有你们这些好相公,一语半言,沁入心骨,遂令转百炼钢为绕指柔。再如你这样天仙化人,就使可望而不可即,使我学善才之见观音,一步一拜,也都愿意,何敢尚有他望!”^{[1] 184}虽然田春航的言语中仍不免流露出些许登徒子的意味,但他所言:“惟有你们这些好相公,一语半言,沁入心骨,遂令转百炼钢为绕指柔。”倒是一语中的地把名花们真正受人欢迎的理由给揭示出来。

梅子玉和杜琴言相处的过程千波百折,虽然仅有几面之缘,两人却相思成疾,终日郁郁寡欢。第10回徐子云为了测试梅子玉对杜琴言是否一片真心,安排了一个“荡检逾闲”的假琴言来色诱梅子玉。梅子玉坐怀不乱,还将这假琴言训斥了一番,说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样,竟把我当个狎邪人看待了!”^{[1] 143}又说,“声色之奉,本非正人。”^{[1] 144}“你虽身列优伶,尚可以色艺致名,何取于淫贱为乐?我真不识此心为何心!起初我以你为高情逸致,落落难合,颇有仰攀之意。今若此,不特你白费了心,我亦深悔用情之误!”^{[1] 144}没想到真的杜琴言在对面房间将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现身以后哭着向梅子玉说了一句:“痠香,你的心我知道了!”^{[1] 145}这句动情的话反映出男旦内心的纤细与敏感,也让名士的一心相许有了共鸣点。

以上两组人物的相处模式表明:文人与男伶交往,起初在意的皆是外表,苏蕙芳与杜琴言超凡脱俗的面容与体态都曾经让田、梅二人寤寐思服。但是若要再进一步发展,则“知心”与否,方是关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知心”的相处模式在男性的交友过程中较少出现,特别因为中国男性对于情感抒发的惯性压抑,使得男性友人间倾心相知的互动方式更是备受限制。而男旦们在卸妆之后葆有男性的基本外表,但同时又有一颗易感善解的心灵,这就使得名士们愿意选择他们来倾诉衷曲。梅子玉、田春航之所以对杜琴言、苏蕙芳如此倾心,固然与杜、苏二人的出色才貌有关,但深层次照见的还是文人沈浸于男伶在“知心”这个层面上所给予的满足。乾隆时期,优伶李桂官因与状元毕沅知心相恋而名动天下,时人称之为“状元夫人”。桂官“娇俏可喜”,

两人相识于毕寒微之时,情好十余载。毕沅受外职时,桂官洗尽铅华,不远千里追随他到了边陲兰州,传为一时佳话。两人之间的情感可说是因色入情,由爱美而知心的典范,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毕李之间的情感。

《品花宝鉴》因其性与爱的错乱及诸多丑陋性行为的描摹而历来为学者们所诟病。也许陈森本无意于要揭露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腐朽病态的根源,他敢于做这种“固知离径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的傻事,只是从封建儒教伦理的立场出发,劝诫文人雅士、贵介公子要分清正邪、雅俗,即使是招伶侑酒这类“游戏”之事,也要做到“用情守礼”,“好色不淫”,借以显示谦谦君子的风雅形象和人格修养,而不要卑劣下作,自甘下流。当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场景及其人物活动时,我们就不难看出小说的社会底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人们个性意识的觉醒和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封建传统思想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时期,民主平等与门第等级、个性自由与伦理纲常、恪守传统与离经叛道等思想观念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从而使人们的言行离轨、心态反常。狎优之风盛行正是这种反常心态的具体体现之一。男旦们游走于男、女两性中间,所建构的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形象,刚好能满足当时文人内心躁动的突破常轨的隐性需求。“爱美之心”呈现的是文士们不论男女,唯美为先的审美追求;“惜才之意”则反映出外有女貌,内有士才的男伶们,提供给文人面对“女子”不再只闻闺阁之气的丰富想象;而“知心之交”的功能,则赋予文士们在“相处自在”和“抒闷解忧”之间取得和平共存中的地位。有清一代,狎优之风长盛不衰,自有其丰富复杂的社会及心理因素。本文的分析,只是一斑,望能借以略窥文人狎优心态之全豹。

参考文献:

- [1] 陈森.品花宝鉴[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
- [2] 燕京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 [3]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黄声波)